

彼岸

曾经拥有和未曾失去的

章珺{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岸/章珺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1

ISBN 978 - 7 - 5063 - 4173 - 8

I. 彼… II. 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5450 号

彼 岸

作者: 章 珺

责任编辑: 王婷婷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14 千

印张: 25.5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73 - 8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子

苏小玮回到了北京。她走在北京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没有人会想到她曾离开过这里。陌生的人们不会关注她的行踪，只有那些熟悉她的人，知道她已离开了这里。他们以为她现在还在美国，远在大洋彼岸，行走在另外的空间、另外的色彩中。

小玮回来的时候，没有通知任何人。本来这就是一次不在计划中的旅行。如果所有的旅行都可以在人为的安排中成行，那她绝不愿意在她的一生中安排这样的旅行。可是人生中注定要有许多次这样的行程，为了告别的聚会，为那些至亲至爱的人，一次次地开始，一次次地结束，直到有一天，无数次为别人送行的人，也会成为被送行的人。依然年轻的小玮，想到这仅仅是开始的时候，身体抽搐了一下，心里弥漫起无比的张皇，想到这样的开始竟然是从同样年轻的黄子杰开始的，她更加地无所适从。

那一天，跟往常一样，小玮拨通了黄子杰的手机。电信业的发展给小玮这些旅居海外的人提供了无比的便利，从美国拨个长途回中国，就跟在国内打电话一样，有时候比打国内长途还便宜，清晰的声音常常使对方无法分辨出电话来自万里之外的美国。每一次她跟子杰通话的时

候，她都会觉得她并未离开北京，他们还近在咫尺。在一种早已熟悉了
的细节和过程中，她听到了“喂”的声音。只是简单的一个字，她可以
听出这不是子杰的声音，她猜想她刚才按错了某一个号码，正在她犹豫
的时候，对方急速地说道：“请不要挂电话。”

“喂……”小玮只好答应了一声。

对方接着说：“这里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我想你有可能认识……
死者……”说话的人在努力挑拣着合适的语气和词汇。

“事故？死者？”小玮机械地重复着。

“是的，这里是川藏公路，我们已经找到了死者的驾驶执照，
他叫……”

“不！”小玮突然清醒过来，她极力想回避着什么。

“他叫黄子杰，他是从北京来的。”对方还是决绝地继续下去。

“你能告诉我……他是什么样子的吗？”小玮还在抱着一线希望。

“我想……他大概三十岁左右……他应该在电视台工作，我们在现
场找到了几盘电视台专用的录像带……而且，我们确定死者跟驾照上的
人为同一个人。”对方用和缓的语气叙述着这些事实。

“……”小玮没有吭声，她突然想起子杰说过他要去西藏拍一期节
目。

“喂，”对方转换了话题，“请问你在哪里？”

“我在美国。”小玮有气无力地回答着。

“哦，”这好像有些出乎对方的意料，他接着问，“你是他什么人？”

“朋友。”

“你知道如何联系到死者的家属或工作单位吗？”

小玮有些反感，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总是用“死者”这个词，即
使这是事实。

“你知道如何联系到死者的家属和工作单位吗？”那个人又重复了一遍。

小玮把两个电话号码给了对方。

“谢谢你的合作。”对方准备挂电话了。

“等一等，”小玮绝望地问道，“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真的。”对方说得很轻，然后很坚决地挂断了电话。

小玮听着电话里的忙音，她不确定刚才发生了什么。她挂上电话，扭头看了眼挂钟，现在是华盛顿时间午夜十二点，北京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阴天，那个人也不该辨别错了什么，但或许是她自己搞错了什么，在这个黑沉沉的深夜里，或许她刚刚做了个梦。想到这有可能只是一场梦，很浓重的睡意如黑夜般向她袭来。小玮比任何时候都害怕错过这样的睡意，她倒在床上，没有洗漱，没有换上睡衣，只是顺手拉了一个被角搭在身上，很快她完全缩进了被子中，沉沉地昏睡了过去。从不打鼾的小玮听到了自己的鼾声。

这一夜小玮都没做什么梦，等她醒来的时候，太阳在华盛顿的上空明晃晃地照着，透过垂地的窗帘，小玮都可以感觉到太阳的明亮和温暖。小玮抬头看了下挂钟，竟然已经接近中午十二点了。她再次想起昨晚做的那个梦，同时意识到那不是个梦，虽然被她自欺欺人地拖过了十二个小时，但那毕竟是一个事实。小玮彻底醒了过来。

清醒过来的小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起电话去订回北京的机票，幸好此时还未到旅行的旺季，小玮顺利地在大陆航空公司订上了一张第二天飞北京的机票，订好票后，小玮又拨通了男友韦恩的手机。

因为是周末，韦恩正准备驱车来小玮这里，两个人一般都是一起过周末的。韦恩已经订好了肯尼迪中心的票，两个人原打算一起出去吃晚饭，然后去听音乐会。

韦恩看出是小玮的号码，快乐地拿起手机，“昨晚睡得怎么样？”
韦恩用他刚刚学会的一句中文问道。

“韦恩，今天我不能去听音乐会了，”小玮直接切入正题，“我明天要回中国，我已订好了去北京的机票，我今天想一个人在家里收拾下东西，晚上还要早一点休息。”

“发生了什么事情？”韦恩紧张起来，显然小玮不是去中国出差，因为昨晚两人通话时小玮还未提过此事。

“我的一个好朋友出车祸死了，我想回去一趟。”小玮吃力地说着，她好像突然不会说英语了。

“我很难过，为你的朋友，”韦恩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明天我来送你去机场。”

“太早了，我五点半就要出门，我可以叫出租车。”小玮说。

“还是我来送你吧，我也想见到你，”韦恩坚持道，“明早五点半前我会赶到你那里。”

“好吧。”小玮答应道。

挂上电话后，小玮开始收拾东西。小玮的行李从来没像这次这样简单，以前每次回国，她总要花不少时间为在国内的家人和朋友挑选礼物，然后大包小包地带回去。她知道中国现在什么都不缺，但她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因为那是她的一番心意。可这次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做这事了，而且以前每一次带回去的礼物中，必定有一份是给予杰的，想到子杰再也不可能接受自己的礼物，或者说，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给予杰挑选礼物了，正在收拾东西的小玮不得不停下来，蜷缩在沙发里喘息片刻。她能感觉到泪水涌出了自己的眼睛，慢慢滑过自己的脸庞，这是小玮听到子杰的死讯后，第一次流泪，那是一种很安静的伤感，没有挣扎，没有喧嚣，却深入骨髓和血脉。房间里也很安静，甚至可以听到那满地的阳光发出的声响，风吹树梢的哗哗声和此起彼伏的鸟鸣声也从敞开的窗户里流泻进来。小玮第一次发现，伤感和悲痛竟然可

以这么安静和祥和。或许是子杰在小玮生命中的位置太特别，以至于他的死既不会让小玮像失去亲人那样悲痛欲绝，又不会像失去一个普通朋友那样只是伤心一时，大哭一场。她对子杰的怀念是安静的，但也注定是缓慢而长久的。可是当怀念和伤感真正开始的时候，那平静的心情下，又必然孕育着无以述说的悲痛。正因为如此，小玮一直不敢放纵自己的情绪，她在尽可能、尽可能地淡化，或者说回避着这一事情。

小玮果断地离开沙发站起来，继续收拾行装，其实也就是把几件换洗的衣服塞进小行李箱，她得赶回来上班，所以只能在北京滞留短暂的几天，这一次她甚至没有时间回老家探望父母。

从衣柜里往外拿衣服的时候，小玮看到了那块熟悉的铜牌，这是七八年前子杰送给她的一份礼物。那一年的生日小玮是在美国度过的，小玮生日那一天，子杰跟一帮同事去司马台爬长城，就在长城顶上，子杰请工匠为小玮刻了这块圆润而古朴的铜牌。铜牌的一面刻着“祝小玮生日快乐”，另一面刻着“好人一生平安”。小玮一直珍藏着这份简单却特别的礼物，她拿起这块铜牌，放在手心里，沉甸甸的，小玮的眼神与那金属的光泽和两句祝福的话碰撞在一起，她再次停留了片刻。

第二天，韦恩如约来接小玮，他送给小玮一个缀有天使的项链。韦恩一边温柔地把项链戴到小玮的脖子上，一边轻声说道：“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与你在一起。”

小玮转身把头埋进韦恩温暖的怀里，韦恩的手指在小玮的发间轻柔地滑动着。自从跟韦恩相恋以后，每一次当小玮觉得茫然无助的时候，她就喜欢让自己沉浸在韦恩均匀而温暖的呼吸中，然后把自己的烦恼告诉韦恩，韦恩总是耐心地安慰她鼓励她。每一次当小玮从韦恩的怀里抬起头的时候，喜悦和轻松已经挂上了她的嘴角。可是这一次小玮什么话也不说，韦恩也一直沉默着，只是用轻抚来安慰着小玮。他能猜出小玮

是为什么去北京的，以前两个人聊天时，小玮曾经提到过自己跟子杰的故事，小玮甚至说，如果韦恩觉得不舒服，她可以考虑不再跟子杰做朋友，但韦恩并没有阻止小玮继续跟子杰做朋友，他觉得他没有任何理由让小玮因为自己失去一个重要的朋友，而且他也不想追究小玮过去的情感生活，他在乎的是他跟小玮的今天和明天，他爱小玮，所以他信任她，尊重她。现在子杰死了，韦恩同样感到难过，他能感觉到小玮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没有了。当然，韦恩的难过更多的不是为子杰的死，而是为小玮的失去而难过，为小玮的伤心而难过。而且这一次韦恩只能默默地看着小玮难过，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得要领，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韦恩送小玮去机场的路上，两个人继续保持着沉默。天空还没有完全放亮，路上的车辆也很少，韦恩几乎一路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右手握着方向盘，左手握着小玮的右手，偶尔他会把手移上去，轻抚下小玮的头发，他尽可能地用肢体语言安慰着小玮。小玮也会轻抚韦恩的手背，她感激韦恩的沉默，也感激韦恩的宽容和善解人意。

车窗外的景色笼罩在晨雾中，依然有些模糊不清，车厢里的小玮好像一直把全部的心思放在韦恩的手上。只是当汽车经过华盛顿纪念塔时，她望了望窗外，目光从那片安静的湖水上掠过。以前每次开车经过这里，她都会想起电影《阿甘正传》里那个经典的镜头，阿甘和他失散多年的儿时女友就是在这里重逢的。阿甘被稀里糊涂地推上了演讲台，他没有想到他一直深爱着但已杳无音讯的女友就在台下拥挤的人群中。那个女孩看到了阿甘，她惊喜地冲出人群，向阿甘奔去，两个人在纪念塔前的这片湖水中拥抱在一起。小玮跟子杰也有过许多次的重逢，只是从来没有这么戏剧化的场面，而且内心的激动总是被他们刻意地掩饰过去了。这一次，汽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小玮在想，她和子杰再也不会

真正的重逢了。

韦恩把车开到了里根国际机场，他陪小玮办好了登机手续，在安检门口，两个人不得不告别了。韦恩递给小玮一个纸袋，里面是几样小玮爱吃的东西，他担心小玮这两天没怎么吃东西，还有一本小玮爱看的《国家地理杂志》，他希望这本杂志多多少少分散下小玮的注意力。韦恩的细心体贴再次感动了小玮，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又依依不舍地牵了下手。小玮最后亲吻了下韦恩，转身走了进去。

小玮乘坐的是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华盛顿里根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飞抵纽约纽瓦克机场，再从这里转飞北京。乘机手续都办得很顺利，上上下下之后，小玮坐上了从纽约飞北京的飞机，其间要飞十多个小时。坐在小玮身边的是个年龄跟她相仿的日本男子，那个日本男子不断喝着啤酒，就在一阵阵啤酒的气息中，小玮开始了漫长的旅行，一些遥远的记忆，也如啤酒的泡沫一般，急速地涌上来，又慢慢地退下去。

其实这两天小玮一直都在拒绝回忆，也拒绝接受任何消息。她甚至拔掉了电话，只是在她的手机留言里，她听到过姚美的留言，身在北京的姚美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让她尽快回个电话。姚美是小玮的朋友，因为小玮姚美也成了子杰的朋友，一年以前，因为姚美的介入，小玮和子杰即将开始的恋情再次胎死腹中，小玮和姚美也因此中断了联系。

小玮断定姚美要告诉她的也就是子杰的死讯，没有人会想到，小玮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子杰的所有亲朋好友中，远在大洋彼岸的小玮竟然是第一个得到这消息的人，只是小玮不想跟任何人交流这件事情，她也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去想象那天都发生了什么，血淋淋的车祸现场，

一个年轻的生命不再有生的气息……如果她顺着这条思路想象下去，她不可能再有气力搭上回北京的飞机。三十多岁的小玮，并不是没有接触过死亡的造访。在已经经历过的生命里，她曾失去过几个亲人和朋友，但从来没有什么人的离去会让她感到这样措手不及。也许是因为子杰太年轻，也许是因为子杰离去得太突然，也许还有些别的缘故，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这个世界上子杰曾是让小玮活得最轻松最真实又最有激情的人，他让小玮身上最鲜活的东西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出来，而小玮同样可以让子杰活得那样鲜活和张扬，所以现在小玮失去的不仅仅是子杰的生命，她还有可能失去渗透在她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最精彩的部分，快乐、单纯、率真、饱含激情，谁还能像子杰那样为她唤醒和保存这些品质呢？

小玮深深地喘了口气，她松开了安全带，又调整了一下坐姿，但她还是觉得有些喘不上气来。飞机遇上了一股强气流，有些颠簸，广播里传出请乘客系好安全带的要求，小玮只好重新扣上安全带，再次挪动下僵硬的身体。

小玮开始意识到她是没有能力回避记忆的，于是在这架有些颠簸的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小玮终于开始了记忆的旅行。她最先探究的是她跟子杰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可以说，她是子杰的朋友，极为亲近的朋友，她还曾经是子杰在电视台的同事，可是用这些去解释和概括子杰和她的关系，又远远不够。那么他们是恋人关系或情人关系吗？显然又不是，尽管在很多外人的眼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可是小玮又很明确地知道他们之间的情感已超越了一般的友情，如果没有互相欣赏和异性间的迷恋，他们不会在相识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一直这样惺惺相惜，如果没有深层的情感和依恋，子杰的死讯也不会让小玮这么痛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没有把友情完全地变成爱

情？十年来，他们该有多少机会改变他们的关系。是因为在爱情已被金钱和性掌控的年代，他们想共同保存一份纯真和纯洁？还是因为他们看惯了听惯了有关爱情变故的故事，他们不再敢奢谈爱情，也无力承担那份风险，他们宁愿保守那个心灵之约，让它永远美好下去？现在子杰果然把一个美丽的童话完整地留给了小玮，小玮好像看到子杰在童话的世界里朝她微笑，可是这样的美好是否又掺杂了太多的遗憾？小玮突然有些冲动，如果有可能，她宁愿亲手打碎这个童话，本来这就是一个没有童话的世界。

想到这里的时候，空中小姐开始派送餐盒。小玮并不觉得饿，但还是吃了一些东西。最后她喝了一杯橙汁，那橘黄色的液体在小玮手上慢慢摇曳着，让小玮感觉到一些明媚的东西。小玮拉开舷窗的窗帘，一个明净炫目的世界无遮无拦地涌向小玮。飞机正飞行在云层之上，小玮能在这里看到的，是碧蓝如洗的天空和一尘不染的阳光，这是行走在地球上时不可能感觉得到的阳光，没有掺杂一粒尘埃、一丝灰烬，它是那么透明清淡，新鲜得好像从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可是它又锐利得可以穿透一切黑暗，纯净得可以洗尽一切污垢。小玮眯细了眼睛，有些贪婪地凝望着这个光明的世界。这两天积压在心头的阴郁，慢慢地张裂开融化的缝隙。

靠在舷窗口，小玮开始重新梳理那份记忆。如果没有死亡，子杰留给小玮的记忆，更多地蕴含在阳光的气息和色彩中，有如子杰的笑，无论是微笑还是开怀大笑，都很灿烂很阳光很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当小玮再次回忆起子杰的时候，她的思绪里涌动起一些温暖光明的东西，柔媚的阳光铺满了很多年前的从前，跟子杰共同拥有的从前。那时候他们还很年轻，有着单纯的笑容和单纯的梦想，他们活得很有激情，有些理想主义，也喜欢想当然，他们也常常碰壁，几经伤害之后，他们有些世故起来。只有在子杰那里，小玮还会冒冒傻气，她也会如数接纳子杰的所

有傻帽念头，因为这，他们情投意合，相濡以沫。可是终于有一天，他们开始“成熟”起来，为金钱，为远大的前程，他们选择了随波逐流。这期间他们也有过挣扎和彷徨，但世俗和物质的诱惑终究还是让他们欲罢不能，他们再也停不下来，也就永远地告别了以前的自己。在他们学会妥协的时候，向来默契的他们也开始发生争执。小玮眼里的子杰不再有从前的执著和激情，子杰眼里的小玮也告别了往日的纯真和无私。他们共同的世界里，不再总是阳光明媚。乌云可以遮掩太阳最明亮的部分，也可以成为两个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时光带走了那些最纯净的色彩，却留下了永远无法了却的遗憾。可是小玮知道，那些美好的东西，并不仅仅是被光阴带走的，那些不快和误解，也并不仅仅是在时光的流逝中沉淀下来的。

机舱里很安静，闭路电视里在放一部跟警察和劫匪有关的电影，但如果不戴耳机，可以不被那些杂乱的声音所打扰。小玮身边的那个日本人已经睡着了，轻微的鼾声中也翻腾着一些酒气。为了让乘客安然入睡，所有的大灯都关上了，所有的舷窗窗帘也被拉了下来，拒绝着外面的光亮。只有很少几个人拧亮了只属于自己的桌灯，借着微弱的光线翻看一些跟文字有关的东西，或者是把玩着自己的电脑。小玮还是全无睡意，她想一想，又停一停，眼泪也常常从小玮的记忆中流淌出来，没有人注意到，小玮正蜷缩在黑暗中独自饮泣。

小玮能感觉到的沉重，不仅仅来自于死亡本身，就像她跟子杰的故事，不仅仅局限于情感关系，小玮知道，她不仅仅是来跟子杰道别的，她是来祭奠那永远逝去了的青春和梦想。

目 录

引 子 (001)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20)

第 三 章 (034)

第 四 章 (052)

第 五 章 (063)

第 六 章 (081)

第 七 章 (098)

第 八 章 (117)

第 九 章 (131)

第 十 章 (142)

第十一章 (154)

第十二章 (166)

第十三章 (182)

第十四章 (192)

第十五章 (204)

彼岸	第十六章	(215)
	第十七章	(228)
	第十八章	(244)
	第十九章	(258)
	第二十章	(280)
	第二十一章	(297)
	第二十二章	(313)
	第二十三章	(329)
	第二十四章	(345)
尾 声	(371)	

第一章

[1]

十年前的北京机场还没有扩建翻修，但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机场的吞吐量也在翻倍地上涨，来来往往的乘客和接机送机的人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几乎所有的人最关注的是找到个落脚的地方。对韩希来说，本来积攒的离愁别绪已经被挤出了这个人潮涌动的空间。她跟苏小玮、姚美、徐莹以及陈悦健总算有了个立足之地，而且几个人还可以聚在一起，尽管总是被来来往往的人不断地碰撞着。

“本来就我一个人走，结果我们一下来了五个人，怪不得这里这么挤。”韩希自我解嘲道，她想让凝重的气氛轻松下来。

“照你这么说，我们这是来添乱的了？”姚美撇了撇嘴。

苏小玮拍拍姚美的肩膀说：“韩希还不就是想调剂下气氛吗？她还能不想我们来送她？”

“你以为我不是在开玩笑吗？”姚美又顶了小玮一句。

“瞧瞧，又打起来了，”陈悦健插嘴道，“本来这里就够热闹的，你们可别再在这里煽风点火了。”

只有徐莹一个人沉默不语，她时不时地瞄一眼国际航班入口处，几乎每一个从这个地方进去的人都推着两个大箱子。对徐莹来说，那装在箱子里的，不仅仅是生活日用品，还是满载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苏小玮、姚美和徐莹都是来给即将去美国的韩希送行的。这四个女孩都是北方大学的校友，小玮、姚美和徐莹都是今年夏天毕业，韩希比她们年长一级，已经开始读研究生了，但韩希上学早，所以四个女孩实际上是同龄人。她们相识于北方大学的希望话剧社，小玮和姚美都是学文学的，进话剧社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俩都是话剧社里的笔杆子。韩希是学数学的，除了在数字世界里是个佼佼者，还颇有表演天分，是话剧社的台柱子，她还拉得一手很不错的小提琴。徐莹则是学化学的，成为居里夫人是她的梦想，同时她还很喜欢绘画和设计，来话剧社是为了过把绘画瘾，很多舞台布景和服装设计出自徐莹之手。以前小玮总是认为学理科的学生只会沉迷在数学方程式或实验室里，自从跟韩希和徐莹相识以后，她不得不感叹一些理工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绝不逊于她们这些学文科的。这四个各有所长的女孩在话剧社里凑到了一起，除了联手推出了几台很不错的小话剧外，还成了相知相惜的好朋友。陈悦健则是苏小玮的男朋友，四个女孩结伴出行时，陈悦健偶尔来凑凑热闹，跟其他三个女孩自然熟悉起来，今天他是来帮韩希搬行李的。

机场里依然拥挤而忙碌。这里既有离别的泪水，又有相逢的喜悦，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情离开这里，又有另外一拨人拥了进来，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心情。小玮偷偷看了下手表，她知道马上就要跟韩希说再见了。离别的日子终于还是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小玮一直有个愿望，希望她们四个人毕业后都能留在北京。虽然离开母校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但至少她们还可以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她们还可以经常聚在一起，延续着那份从大学校园里培育出

来的纯洁温馨的友谊，为彼此保留那份不谙世事的少年人的纯洁和真挚。小玮也知道，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她原来以为最先离开的是徐莹，因为徐莹在两年前就考好了托福和GRE，积极联系着美国的学校。韩希本来并没有去美国的打算，她大学毕业后接着在母校读研究生，她的前任男友还是北方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叶天航。只是在半年前，美国人罗伯特·卡尔斯来中国考察投资项目时，韩希为他做翻译，两个人竟然一见钟情。罗伯特很快就向韩希求婚了，并且为她申请到了以未婚妻的身份去美国的移民签证，于是最有可能留在北京的韩希，恰恰第一个离开了北京。韩希中止了她在北方大学的学业，决定去美国跟罗伯特结婚，想到曾经遥不可及的离别就在眼前了，小玮的心情无可遏制地暗淡下来。

徐莹的心情同样是黯然的，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韩希的离去，更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着落的明天。现在韩希要去美国了，小玮考进了电视台，两个人都颇得同龄人的羡慕。姚美被分配到一家小报社，虽然她不是特别喜欢那份工作，但总算留在了北京。比起这三个好朋友，徐莹的境况大不相同，甚至可以用糟糕透顶来形容。她一门心思去美国，结果既没考研究生，又没联系工作单位，美国那边也没有任何动静，这意味着她马上就要成为无业游民了。今天她是强打精神来给韩希送行的，另外也是想再次嘱咐嘱咐韩希帮她联系去美国留学。

姚美倒没像小玮和徐莹那样想那么多，虽然跟朋友告别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但她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离开学校后，她们必定要各奔前程。韩希要走了，姚美心里难免不舍，但她还是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事实。

韩希要乘坐的航班已经可以登机了，几个人一起走向国际航班的人口处，几个人都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韩希跟几个好朋友拥抱道别，小玮的眼角潮湿了；姚美也忍不住哭了，她终究还是被离别的氛围